

龙玺装置艺术与梁海燕

冯并

转年就是龙年，不由得关注起龙的艺术品来。国画里好似从不见龙的踪影，倒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戏语。当然，也有画虎的佳作与名家。文人画虽有写意工笔的大分类，也有犹如诗的豪放与婉约的流派与风格，毕竟还是从生活中悟出、笔锋中流出，即便是画鬼如钟馗如汤显祖戏里蒲松龄笔下的人物，还是美如仙、媚如狐、怪如虬髯客般的活人。那龙其实是图腾，是民族的一种生命象征，也曾经被帝王当成天命的化身，但到底儿谁也没有见过龙的真容，因此也就很难进入画家们的艺术之法眼里去。

于是，还得转身到装置艺术里去找，去故宫、去北海的九龙壁，去瞧瞧仿古瓷器，看看帝陵前的碑亭之类。对龙的规格，如五趾的还是四趾的，通身是什么颜色的，又有什么讲究倒不在意，然对龙的变形却有兴趣。人常讲龙生九子，这九个“龙子”都凑着看齐了，也还不那么容易。这九个“龙子阿哥”，名字念起来也难，不知谁是老大谁是垫窝地排起来，是赑屃、睚眦、狻猊、囚牛、蚣蝱、嘲风、蒲牢、狻猊、螭吻。龙的这九个宝贝，长得都不像龙，但传说里又都是龙的血脉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又从哪里去一一看全，而且能看到传世的精品和仿品呢？

蓦然间想起老友梁海燕兄。他一直在研究龙，研究龙纹龙雕的装置品。但他似乎更喜欢云游四海，

浪迹天涯。在亦庄的住所，十次去九次锁。还好，电话通。讲了访意，他不无得意地说：巧，这两年我可是跑了一大圈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要找的就是这九个宝贝。找全不难，找到旧时留下的传世品不易。你还是先做功课，找李东阳的《怀麓堂集》去看。

好不容易借来书，果然讲的清：“龙生九子不成龙，各有所好。囚牛，平生好

音乐，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；睚眦，平生好杀，金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；嘲风，平生好险，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；蒲牢，平生好鸣，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；狻猊，平生好坐，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；霸下，平生好负重，今碑座兽是其遗像；狻猊，平生好讼，今狱门上狮子是其遗像；赑屃，平生好文，今碑两旁文龙是其遗像；螭吻，平生好吞，今殿脊

兽头是其遗像。”李东阳按图索骥，讲了九个。九其实是概数，据我所知，数得上的就有10多个，如饕餮、椒图他就没提到。饕餮就是那个老也吃不饱的饿死鬼，椒图是大门门环上的图像，但霸下与赑屃又似乎是一回事。所以那个驮墓碑像乌龟的赑屃，在李东阳眼里又变成龙纹，而碑座兽竟是霸下了。还有，那嘲风和螭吻都在房顶上，怎么就没打搅起

来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九个或十多个太子爷还是有些凡人相，各有所好，各有性情，各有缺点，各有所司，比他们的老爸们更像人更有

人间烟火气。终于看到梁的新作：一排九个大小一样的龙兄弟，琉璃质、玉质，白的、紫的、黑的，煞是活泼可爱。然而，海燕兄又把我拉到他的红木书架前，一揭盖绸，是25方清廷宝玺！这

25方玺才是龙的权力象征。近来，常讲玺王发行，听说比身价4000万元的乾隆大玺还重一倍，和田玉的龙年生肖双玺也推了出来，那也算是一种龙文化吧。但天价玉天价收藏，凡人玩得起？还不若这与真品大小规制一样的清廷全套宝玺，再加上九个凡人兽相的龙“阿哥”！

先饱眼福打打眼馋吧，毕竟要迎龙年的。



嘲风(cháo fēng)



狻猊(suān ní)



狻猊(bì àn)



赑屃(bì xì)



蒲牢(pú láo)



螭吻(chī wěn)



囚牛(qiú niú)



蚣蝱(bā xià)



睚眦(yá zi)

一周艺谈

莫扎特与李可染——艺术时空的交点

蔡然

不知从何而来的感受，自小就认为弹钢琴的女子是最曼妙的，至少在那一刻，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鹅。带着这份情愫，长大后，我给自己买了架钢琴。偶尔换上白色长裙，坐在那里摆弄两下。

自从入了“中国书画”这行，听西方古典音乐便少了。从骨子里觉得中和西在根本上就是不能结合的，加之怕失去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“东方古典”感觉，硬是将海顿、莫扎特和贝多芬收了起来。

12月5日，清晨再听莫扎特。从广播中得知，1791年的这一天是莫扎特病逝的日子。而历史的巧合是，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，也在12月5日辞世，那是198年后(1989年)的这一天。虽相隔近两个世纪，却同是艺术工匠，让人不得不

感叹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，如同时空中两条看似毫无关联的线在此交合。

为了纪念这个日子，我再次听起了莫扎特。这次的感受不同，在他的音乐灵魂中，我竟然找到了关于“东方古典”的感觉。

暂且不谈音乐与绘画艺术的异曲同工之处，只谈莫扎特与中国书画家的共同点，那便是，都拥有一颗诗人的心。

《费加罗的婚礼》——一首争取自由的宣言诗；《安魂曲》——一首的从铮扎到安息的长律诗；《魔笛》——一首明朗欢快的乐府诗……莫扎特是音乐界的诗人，是诗人中的音乐家。他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，用灵魂谱写着这些年些旷世巨作，每个音符都深入人心，直击心灵。

我时常在欣赏一幅绘

画佳作时，感觉像是有旋律从耳边飘过，原本以为这只是源自我对音乐的热爱；我也时常在倾听一首动人乐曲时，感觉眼前出现了美丽的画面，原本以为这只是因为我的“职业病”；专访画家时我不止一次听他们提到，创作时一定要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伴……无论是看画还是听音乐，佳作总能让人坠入诗情梦境。

直到今天，在我重听莫扎特时，才找到了音乐与绘画之间的桥梁。音乐与绘画本来就是相通的，而连接两者的，是作者那颗“诗人的心”。

无论是山水花鸟画还是人物画，如果用文字来描述其内容与境界，都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。而在莫扎特的音乐中流动的，本身就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，抒发和宣扬着对生活、

对世界的理解和期待。

莫扎特的全名为沃尔夫冈·阿玛多伊斯·莫扎特。阿玛多伊斯(A-madeus)为拉丁文，指“上帝所钟爱的人”。的确，上帝给了莫扎特太多超乎常人的天赋，也正因如此，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！

220年前的12月5日，历史记住了这一天，因为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莫扎特。

22年前的12月5日，历史记住了这一天，因为中国画大师李可染。

2011年的12月5日，让我们共同纪念这一天，因为两位艺术巨匠汇合成了艺术时空的交点。

从此，音乐与绘画又多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理由。我翻出了那些张久未听过的西方古典音乐CD……

· 资讯 ·

“渊源与流变”书法展举行

本报讯(记者 蔡然)12月6日,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主办的“渊源与流变——晋唐楷书研究论坛”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举行。同题书法展7日在中国书法院展览馆开幕。

中国书法院院长王镛在开幕式上指出,中国书法院自成立以来,一直致力于书法创作与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挖掘。“渊源与流变”学术研究展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的重要活动,关注历史与当代联系的可能性,已成功举办了“二王与帖系”、“简牍帛书”两个专题展,并举办学术论坛,在书坛引起良好的反响。本次展览共展出160余件临创作品。以临、创、述、评、论等形式进行了全面、多元、个性化与实验性的展示和研究。

师生办展纪念恩师娄师白

本报讯(记者 蔡然)在国画大师娄师白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,北京画院、北京中华学院、北京师白艺术研究会将联合在北京西三环“银河空间美术馆”举办《纪念国画大师娄师白逝世一周年师生会员书画展》。展览将于12月13日15时开幕,展期至24日。

此次展出有娄师白大师生前创作的巨幅国画力作,此外还有100多位大师的弟子、北京师白艺术研究会会员的书画作品。展品包括花鸟、山水、人物等,内容丰富,技艺精湛,五彩纷呈,比较全面集中展示了北京师白艺术研究会20多年来在大师的悉心指导下,在中国书画艺术领域所取得的创作成果,来丰富活跃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。